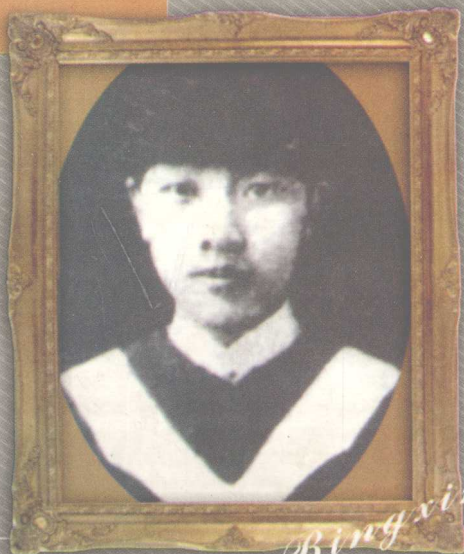


冰心

BING

Bing Xin



相 片

一日春光

我的奶娘

乡 愁

北岳出版社

冰心



▶ | 相片

▶ | 一日春光

▶ | 我的奶娘

▶ | 鄉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经典作品选/冰心著. 北岳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442-4638-1

I. 冰… II. 冰… III. 经典作品集 IV. 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658 号

经典作品集

北岳出版社出版(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第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5.5 字数 230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442-4638-1/I · 309

定价 28.80 元

目 录

相片	1
冬儿姑娘	17
空屋	23
小桔灯	31
二老财	34
胰皂泡	39
一日春光	42
西风	45
做梦	59
明子和咪子	62
桥	66
远来的和尚	72
万般皆上品	75
宇宙的爱	77
笑	79
山中杂感	81
冰神	82
梦	83
闲情	85

绮色佳	87
到青龙桥去	89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94
摆龙门阵	95
默庐试笔	98
南归	103
寻常百姓	131
从重庆到箱根	134
霞	137
当教师的快乐	139
我的请求	141
去国	144
一个军官的笔记	156
超人	160
六一姊	167
分	173
记广州花市	182
尼罗河上的春天	184
王忆慈	190
我的择偶条件	194
随笔力构小窗	197
探病	200
悼沈骊英女士	203
我的母亲	207
我的教师	212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217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222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225
我的奶娘	230
我的同班	235
我的朋友的太太	240
我的学生	245
我的房东	256
我的邻居	267
张嫂	274
我的朋友的母亲	279
一句话	288
古老的北京	289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	293
生命	296
可爱的	297
繁星	298
诗的女神	306
假如我是个作家	308
将来的女神	310
春水	312
回顾	316
玫瑰的荫下	317
纪事	318
纸船	319
乡愁	320
远道	322
赴敌	328
相思	332

惊爱如同一阵风	333
鸽子	334
往事(一)	337
往事(二)	356
寄小读者	383
山中杂记	401
再寄小读者	415
我的故乡	424
我的童年	432
我到了北京	443
我入了贝满中斋	448
我的文学生活	456
我的大学生涯	468
我和玫瑰花	477
我的父亲	479
童年的春节	482
我喜欢下雪的天	485
我梦中的小翠鸟	487
忆读书	488

相 片

施女士来到中国，整整的二十八年了。这二十八年的光阴，似乎很飘忽，很模糊，又似乎很沉重，很清晰。她的故乡——新英格兰——在她心里，只是一堆机械的叠影，地道，摩天阁，鸽子笼似的屋子，在电车里对着镜子抹鼻子的女人，使她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分的厌恶。六年一次休假的回国，在她是个痛苦，是个悲哀，故旧一次一次的凋零，而亲友家里的新的分子，一次一次的加多，新生的孩子，新结婚的侄儿，甥女，带来的他们的伴侣，举止是那样的佻达，谈吐是那样的无忌。而最使施女士难堪的，是这些年轻人，对于他们在海外服务，六载一归来的长辈，竟然没有丝毫的尊敬，体恤。他们只是敷衍，只是忽略，甚至于嘲笑，厌恶。这时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在那里有一座古城，古城里一条偏僻的胡同，胡同里一所小房子，门外是苍古雄大的城墙，门口几棵很大的柳树，门内是小院子，几株丁香，一架蔷薇，蔷薇架后是廊子，廊子后面是几间小屋子，里面有墙炉，有书架，有古玩，有字画……而使这一切都生动，都温甜，都充满着“家”的气息的，是在这房子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幽娴贞静的淑贞。

初到中国时候的施女士，只有二十五岁，季候是夏未秋

初。中国北方的初秋天气，是充满着阳光，充满着电，使人欢悦，飘扬，而兴奋。这时施女士常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淡黄色的头发，微微晕红着的椭圆形的脸上，常常带着天使般的含愁的微笑。她的职务是在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教授琴歌，住在校园东角的一座小楼上。那座小楼里住的尽是西国女教员，施女士是其中最年轻，最温柔，最美丽的一个，曾引动了全校学生的爱慕。中学生的感情，永远是腼腆，是隐藏，是深挚。尤其是女学生，对于先生们的崇拜敬爱，是永远不敢也不肯形之于言笑笔墨的。施女士住的是楼下，往往在夜里，她在写家书，或改卷子，隐隐会看见窗外有人影躲闪着，偷看她垂头的姿态。有时墙上爬山虎的叶子，会簌簌的响着，是有细白的臂儿在攀动，甚至于她听得有轻微的叹息。施女士只微微的抬头，凄然的一笑，用笔管挑开她额前的散发，忙忙的又低下头去做她的工作。

不但是在校内，校外也有许多爱慕施女士的人。在许多学生的心目里，毕牧师无疑的是施女士将来的丈夫。他是如此的年轻，躯干挺直，唇角永远浮着含情的微笑。每星期日自讲坛上下来，一定是挟着圣经，站在琴旁，等着施女士一同出去。在小楼的台阶上，也常常有毕牧师坐立的背影。时间是过了三年，毕牧师例假回国，他从海外重来时，已同着一位年轻活泼的牧师夫人。学生们的幻像，渐渐的消灭了下去，施女士的玫瑰色的衣服，和毕牧师的背影，也不再掩映于校园的红花绿叶之间。光阴是一串骆驼似的，用着笨重的脚步，慢慢地拖踏了过去，施女士浅黄色的头发，渐渐的转成灰白。小楼中陆续的又来了几个年轻活泼的女教员，作了学生们崇拜敬爱的对象。施女士已移居在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在那里，她养着一只小狗，种着些花，闲时逛隆福寺，厂甸，不时的用很低的价钱，

买了一两件古董，回来摆在书桌上，墙炉上，自己看着，赏玩着，向来访的学生们朋友们夸示着。春日坐在花下，冬夜坐守墙炉，自己觉得心情是一池死水般的，又静寂，又狭小，又绝望，似乎这一生便这样的完结了。

淑贞，一朵柳花似的，飘坠进她情感的园地里，是在一年的夏天。淑贞的父亲王先生，是前清的一个秀才，曾做过某衙门的笔帖式，三十年来，因着朋友的介绍，王先生便以教外国人官话为业，第二个学生便是施女士。施女士觉得王先生比别个官话先生都文雅、都清高。除了授课之外，王先生很少说些不相干的应酬话，接收束修的信封的时候，神气总是很腼腆，很不自然，似乎是万分无奈。年时节序，王先生也有时送给她王太太自己绣的扇袋之类，上面绣的是王太太自己做的诗句。谈起话来施女士才知道王太太也是一个名门闺秀，而且他们膝下，只有一个女儿。

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天，王先生告了十天的假，十天以后回来，王先生的神情极其萧索，脸上似乎也苍老了许多。说起告假的情由来，是在十天之中，王太太由肺病转剧而去世，而且是已经葬了，三岁的女儿淑贞，暂时寄养在姥姥家里。

自那时起，王先生似乎是更沉默更忧闷了，幽灵似的，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得像吹过枯叶的秋风。施女士觉得很挂虑，很怜惜他，常常从谈话中想鼓舞起王先生的意兴，而王先生总仍然是很衰颓，只无力的报以客气的惨笑。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王先生也以猝然中暑而逝世。

从王先生的邻里那里得到王先生猝然病故的消息，施女士立刻跟着来人赶到王家去，这是她第一次进王家门，院子中间一个大金鱼缸，几尾小小的金鱼在水草隙里穿游。鱼缸四围摆

着几盆夹竹桃。墙根下几竿竹子，竹下开着几丛野茉莉。进了北屋，揭开竹帘鸦雀无声，这一间似乎是书屋，壁架上堆着满满的书籍，稀疏的挂几幅字画，西边门上，挂着一幅布帘，施女士又跟着来人轻轻的进去，一眼便看见王先生的遗体，卧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床单被，脸上也蒙着一张白纸，炕沿上一个白发老太太，穿着白夏布长衣，双眼红肿，看见施女士，便站了起来。经了来人的介绍，施女士认识了王先生的岳母黄老太太，黄老太太又拉起了炕头上伏着的一个幽咽的小姑娘，说：“这是淑贞。”这个瘦小的，苍白的，柳花似的小女儿，在第一次相见里，衬着这清绝惨绝的环境和心境，便引起了施女士的无限的爱怜。

王先生除了书籍字画之外，一无所有，一切后事，都是施女士备办的。葬过了王先生，施女士又交给黄老太太一些钱，作为淑贞的生活费和学费，黄老太太一定不肯接受，只说等到过不去的时候，再来说。过了两三个月，施女士不放心，打听了几个人，都说是黄家孩子很多，淑贞并不曾得到怎样周到的爱护，于是在一个圣诞的前夜，施女士便把淑贞接到自己的家里来。

窗外微月的光，轻轻的盖着积雪。时间已过夜半，那些唱圣诞喜歌的学生们，还未曾来到。窗口立着的几条红烛，已将燃尽，潜潜的落下了等待的热泪，炉火的微光里，淑贞默然的坐在施女士的椅旁，怯生的苍白的脸，没有一点倦容，两粒黑珠似的大眼，嵌在瘦小的脸上，更显得大的神秘而凄凉。施女士轻轻的握着淑贞的不退缩也无热力的小手，想引她说话，却不知从哪里说起。从微晕的光中，一切都模糊的时候，她觉得

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诗，王太太的一缕绣线，东方的一片贞女石，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的神秘的神秘的静默。……

十年以来，在施女士身边的淑贞好像一条平流的小溪，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迹，听不到流动的声音，闻不到流动的气息。淑贞身材依然很瘦小，面色依然很苍白，不见她痛哭，更没有狂欢，她总是羞愁的微笑着，轻微的问答着，悄蹊的行动着。在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好学生，是师友们夸爱的对象，而她却没有一个知己的小友，也不喜爱小女孩们所喜爱的东西。

“这是王先生的清高，和王太太的贞静所凝合的一个结晶！”施女士常常的这样想，这样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她是幽静，不是淡漠，是安详，不是孤冷，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论那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从书上抬了起来。“这天使的慰安！”施女士总想表示她热烈的爱感，而看着那苍白羞怯的他顾的脸，一种惭愧的心情，把要说的热烈的话，又压了回去。

淑贞来的第二年，黄老太太便死去，施女士带着她去看了一趟，送了葬，从此淑贞除了到学校和礼拜堂以外，足迹不出家门。清明时节，施女士也带她去拜扫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坟，放上花朵，两个人都落了泪。归途中施女士紧紧的握着淑贞的手，觉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一腔热柔的母爱之情，不知不觉的都倾泻在淑贞身上。从此旅行也不常去，朋友的交往也淡了好些，对于古董的收集也不热心了。只有淑贞一朵柳花，一片云影似的追随着自己，施女士心里便有万分的慰安和

满足。有时也想倘若淑贞嫁了呢？……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终身大事，幻想着淑贞手里抱着一个玉雪可爱的婴孩，何尝不是一幅最美丽，最清洁，最甜柔的图画；而不知怎样，对于这幻像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倘若淑贞嫁了呢？”一种孤寂之感，冷然的四面袭来，施女士抚着额前的白发，起了寒战，连忙用凄然的牵强的微笑，将这不良的思想挥麾开去。

人人都夸赞施女士对于淑贞的教养，在施女士手里调理了十年，淑贞并不曾沾上半点西方的气息。洋服永远没有上过身，是不必说的了，除了在不懂汉语的朋友面前，施女士对淑贞也不曾说过半句英语。偶然也有中学里的男生，到家里来赴茶会，淑贞只依旧腼腆的静默的坐在施女士身边，不加入他们的游戏和谈笑，偶然起来传递着糖果，也只低眉垂目的，轻声细气的，这青年人的欢乐的集会，对于淑贞却只是拘束，只是不安。这更引起了施女士的怜惜，轻易也便不勉强她去和男子周旋，偶然也有中国的老太太们提到淑贞应该有婆家了，或是有男生们直接的向施女士表示对于淑贞的爱慕，而施女士总是爱傲的微笑着，婉转的辞绝了去。

淑贞十八岁毕业了中学，这年又是施女士回国的例假，从前曾有一次是把淑贞寄在朋友家里，独自回去了的，这次施女士却决定把淑贞带了回去，一来叫淑贞看看世界，二来是减少自己的孤寂；和淑贞一说，出乎意外的，淑贞的苍白脸上，发了光辉，说：“妈妈！只要是跟着你，我哪里都愿意去的！”施女士爱怜的抚着淑贞的臂说，“谢谢你！我想你一定喜欢看看我生长之地，你若是真喜欢美国呢，也许我就送你入美国的大学。……”

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淑贞和施女士又相依为命的住下了。围绕着这座老屋，是一片大青草地，和许多老橡树。那时也正是夏未秋初，橡叶红得光艳迎人，树下微微的有着潮湿的清味，这屋子是施女士的父亲施老牧师的旧宅，很宽大的木床，高背的椅子，很厚的地毯，高高的书架，磊着满满的书，书屋里似乎还遗留着烟斗的气味，角道高大得似乎起着回音，两旁壁上都挂着圣经故事的金框的图画，窗户上都垂着深色的窗帘，屋里不到黄昏，四面便起了黯然的色影。施女士带着淑贞四围周视；书屋墙炉前的红绒软椅，是每夜施老牧师看书查经的坐处；客厅角落里一张核桃木的小书桌子，是施老太太每日写信记账的地方；楼上东边一个小屋子，是施女士的寝室，墙上还挂着施女士儿时的几张照片；三层楼顶的小屋，是施女士的哥哥雅各儿时的寝室……。这老屋本来是雅各先生夫妇住着的，今年春天，雅各先生也逝世了，雅各夫人和她的儿子搬到邻近的新盖的小屋子去，这老屋本来要出卖，施女士写信回来，请她留着，说是自己预备带着淑贞，再过一年在故国的重温旧梦的最后的光阴。

这老屋里不常有来访的客人，除了和施女士到礼拜堂去作礼拜外，淑贞只在家里念点书，弹点琴，作点活计，也不常出门。有时施女士出去在教堂的集会里，演讲中国的事情，淑贞总是跟了去，讲后也总有人来和施女士和淑贞握手。问着中国的种种问题，淑贞只腼腆含糊的答应两句，她的幽静的态度，引起许多人的爱怜。因此有些老太太有时也来找淑贞谈谈话，送她些日用琐碎的东西。

每星期日的晚餐，雅各太太和她的儿子彼得总是到老屋里

来聚会。雅各太太是个瘦小的妇人，身材很高，满脸皱纹，却搽着很厚的粉，说起话来，没有完结，常常使施女士觉得厌倦。彼得是个红发跳荡的孩子，二十二岁的人，在淑贞看来，还很孩气。进门来就没有一刻安静。头一次见面便叫着淑贞的名字，说：“你是我姑姑的中国女儿呀，我们应该做很好的朋友才是！”说着就一阵痴笑，施女士看见淑贞局促的样子，便微微的笑说：“彼得你安静些，别吓着我的小女儿！”一面又对淑贞说，“这是我们美国人亲密的表示，我们对于亲密的友人，总不称呼‘先生’‘小姐’的，你也只叫他彼得好了。”淑贞脸红一笑。

淑贞的静默，使彼得觉得无趣，每星期日晚餐后，总是借题先走，然后施女士和雅各太太断断续续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谈着老话。淑贞听得倦了，有时站起倚窗外望，街灯下走着碧眼黄发的行人，晚风送来飘忽的异乡的语言，心中觉得乱乱的，起着说不出的凄感……

有一天夜里，雅各太太临走的时候，忽然笑对淑贞说，“下星期晚你可有机会说中国话了。我发现了这里的神学院里有个李牧师，和他的儿子天锡，在那里研究神学。我已约定了他们下星期晚同来吃晚饭。我希望这能使你喜欢。”淑贞抬起头来看着施女士，施女士便说，“我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也看见了他们几次。李牧师真是慈和的老人，天锡也极其安稳稳重，我想我们应当常常招待他们，省得他们在外国怪寂寞的。”淑贞答应着。

这星期晚，施女士和淑贞预备了一桌中国饭，摆好匙箸，点起红烛，施女士便自去换了一身中国的衣服，带上玉镯子，

又叫淑贞听见门铃，便去开门，好叫李牧师父子进门来第一句便听见乡音。淑贞笑着答应了，心里也觉得高兴。

门铃响了，淑贞似乎有点心跳，连忙站起出去时，冲进门来的却是彼得，后面是雅各太太，同着一个清瘦苍白的黑发的中年人，彼得一把拉住淑贞说：“这是李牧师，你们见见！”又从李牧师身后拉过一个青年人说，“这是李天锡先生，这是王小姐，我们的淑贞。”李牧师满面笑容的和淑贞握手，连连的说：“同乡，同乡，我们真巧，在此地会见！”天锡只默然的鞠了一躬，施女士也出来接着，大家都进入客室。

席上热闹极了，李牧师和施女士极亲热的谈着国内国外布道的状况，雅各太太也热烈的参加讨论。彼得筷上的排骨，总是满桌打滚，夹不到嘴，不住的笑着嚷着。淑贞微笑的给他指导。天锡却一声不响的吃着饭，人问话时，才回答一两句，声音却极清朗，态度也温蔼，安详。雅各太太笑对李牧师说，“我真佩服你们中国人的教育，你看天锡和淑贞都是这样的安静，大方，不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坐不住的神气，你看彼得！”彼得正夹住一个炸肉球，颤巍巍的要往嘴里送，一抬头，筷子一松，肉球又滑走了，彼得哈哈的大笑了起来，大家也随着笑了一阵。

饭后散坐着，喝着咖啡，淑贞和天锡仍是默坐一旁，听着三个中年人的谈话。彼得坐了一会儿，便打起呵欠，站了起来，说，“妈妈，你要是再谈下去，我可要走了，我明天还上课呢！”雅各太太回头笑了，说，“你又急了，听个戏看个电影的你都不困，这会儿回去你也不一定睡觉！”一面说一面却也站了起来。天锡欠着身，两手按着椅旁，看看李牧师，说，“爸爸，我们也该走了罢？”施女士赶紧说，“不忙，时间还早呢，你父亲还要看看我父亲收藏的关于宗教的书呢！”彼得

也笑着，拿起帽子，说，“别叫我搅散了你们的畅谈，你们再坐一坐罢。”一面便上前扶着雅各太太，和众人握手道别出去。

施女士送走了他们母子，转身回来，在客室门口便站住，点头笑对李牧师说，“您跟我到书房来罢，我父亲的藏书，差不多都在那边。——淑贞，你也招待招待天锡，如今都在国外，别尽着守中国的老规矩，大家不言不语的！”李牧师笑着走了出来，淑贞和天锡欠了欠身。

两个人转身对着坐下。因着天锡的静默和拘谨，淑贞倒不腴腆了，一面问着天锡何时来美？住居何处？一面在微晕的灯光下，注视着这异国的故乡的少年：一头黑发，不加油水的整齐的向后拢着，宽宽的前额，直直的鼻子，有神的秀长的双眼，小小的嘴儿，唇角上翘，带点女孩子的妩媚。一身青呢衣服，黑领带，黑鞋子，衬出淡黄色发光的脸，使得这屋子中间，忽然充满了东方的气息。

天锡笑着问：“王小姐到此好些日子了罢，常出去玩玩么？”淑贞微微的吁了一口气，低下头去，说，“不，我不常出去，除了到到礼拜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人和在中国的那些美国人仿佛不一样，我一见着他们心里就局促的慌……”淑贞说着自己也奇怪，如何对这陌生的少年，说这许多话。

天锡默然一会，说，“这也许是中外人性格不同的缘故，我也觉得这样，我呢，有时连礼拜堂里都不高兴去！”淑贞抬头问，“我想礼拜堂里倒用不着说话，您为什么……”一面心里想，“这个牧师的儿子……。”

天锡忽然站了起来，在灯下徘徊着，过了一会，便过来站在淑贞椅旁，站的太近了，淑贞忽然觉得有些畏缩。天锡两手